

《黄金团》：硬核冲突下的军人长歌

李红强

樊希安先生的长篇小说《黄金团》以深厚的感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树碑立传。作品瞄准的是基建工程兵所属的黄金部队，这支部队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中，但他们为山东三山岛海底金矿建设所做的贡献依然彪炳史册。

小说起笔从1982年“百万大裁军”的历史巨变开始，着力描写的则是黄金部队的一个团，集中于建设一线的第11连。变局之大与切入之小，犹如巨浪翻腾的大海与一叶扁舟，悲壮中预示着别样的冲突。

冲突既是小说的结构原型，又是小说前行、人物命运变迁的动能。深谙长篇小说之道的樊希安先生，对于《黄金团》的结构和冲突有着深入的思考，冲突甚至成为他创作之初的“难题”。一方面是为老部队立传的宏愿、铁马冰河的青春记忆、尺牍日记中的真实影像，另一方面则是小说这种技艺必有的、个性化的心灵秘密和命运变迁；更重要的是，这支伟大的部队因为肩负着国家的战略任务而神秘无名……作为小说的《黄金团》一旦出发于“立传”的朴素执念，美好而先天的桎梏或局限便横亘在作者面前。小说《后记》中，作者的强调显示出复杂的心情，本书“是根据真实历史背景、真实存在部队、真实施工工程进行创作的……在引述历史事实时，使用的是真实历史事件、真实人物姓名，具有可靠的事实根据”，“五个真实”既是一位“老兵”隔着漫漫岁月对部队、对战友、对整个青春岁月的虔诚，又是对树碑立传的谨慎和郑重。

创作之初的艰难，让《黄金团》放弃了一般小说的“软性”情感，反倒为作者迎来了另一种回旋：以硬核冲突来表现这支部队在历史巨变中所经受的考验。“王永学站在三山岛眺望大海，从小山包上望去，碧海蓝天，烟波浩渺，帆船点点……一周前，他和他的连队还在甘肃镜铁山，面对的是荒山自大的荒漠……更难置信的是身份的变化和自己职务的变动。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快，就像在梦境一般。”小说极具画面感的开篇，把一个人静止眺望的影像和时间、空间以及身份“梦境一般”的“变化”在对比中凸显出来，衬托于表面祥和却暗流涌动的大海，为惊悚于无言！小说的叙述由此拉开了自身的波澜。

波澜之一是“裁撤待定”与军事任务之间的冲突。小说特意写出王永学抵达三山岛的时间，“昨天下午，准确地说是在1982年的10月31日下午”，王永学带着他的连队千里转战，从沙漠来到了海边，由之前的冶金兵变成黄金兵；而更大的变化在于，就在他们奔赴新战场、执行新任务之前的两个月前（1982年8月1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已经做出了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由即将被裁的部队来执行新的艰巨任务，还关涉国家的战略使命，将士们会有怎样的反应？使命是否会因此衰变？电影《集结号》同样是后来者对战场的重述，却以人性的名义质疑战场命令的荒谬；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让梵高在孤独中敏锐地发现了跳跃的色彩和倾斜的天空。中西方的作品针对这一冲突都有似曾相识又震撼心灵的叙述。《黄金团》的选择，却充满军人最纯粹的秉性、威严和忠诚。作者没有耍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人性惨象，反倒将裁撤的“威胁”暂时止于故事的背景，小说沿着《黄金团》朴素的战友琐事一路前行，又如一首战地老歌，清晰地告诉你：这是有着优良传统的中国军队，这是王永学、牛幸娃等一批从农村、从战争中走出来，有着“金子般品质”的军人；他们“带裁”而行，始终保持军人对命令和任务的忠诚。

与此同时，作者也不回避“裁撤待定”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渗透。持不同意见者个人私利向总部举报，引来“老八路”出身的初副政委带人来实地调查……此时，小说转而以初副政委的调查视角，逐一敞开了11团政委、团长到普通士兵的内心所想和精神世界，也向读者鲜活叙写了建设海底矿山枯燥的技术性工作。《黄金团》置入的这次“举报风波”既是小说主要矛盾冲突的具体展开，又为这支部队后来保留、转隶警察部队的历史真实奠定了内涵丰富的现实基础。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曲折性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波澜之二是军地融合与个体利益的冲突。“军民融合”作为当今协调发展的方式已不陌生，《黄金团》在这方面的落笔倒是体现出以古喻今的探索性意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春风吹大地。围绕三山岛金矿建设，部队之外还存在着利益攸关的民营性质的浙江小分队、三山岛地方企业、在地群众各方，性质、人员构成、目标诉求、团队建设各自不同不乏冲突。作为民企的浙江小分队只是配合性建设，员工却凭高收入优越感对战士们讥讽和戏弄。战士们视执行军事任务为天职，但确实缺乏足够的技能，又薪资低微无法对故乡的父母给予物质的帮助。《黄金团》直面生活交出的尴尬和矛盾，以开展军地、军企、军民“四方共建”的方式将紧张的关系甚至“械斗”化解于无形，同时又为部队引入了改革的新风：实施战士技能培训、责任承包奖励等创新性制度。延宕一笔去，当黄金部队后来转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地方企业时，《黄金团》来自部队转隶之初的描述，已为后来设下了生活的依据和逻辑的起点。

波澜之三是个人家事和战友情感之间的冲突。如果说上述冲突相对属于暗线，作为明线的这条个人升迁、爱情纠葛，则倾尽了作者青春时代的诸般记忆和历久弥新的深厚情感。团参谋长牛幸娃忠诚尽责又因膝下无子荒腔走板，连长王好善待战士又几乎让自己成为连队的大厨，女卫生队长裁撤陷害亦能痛改前非，杨玉洁这位有新思想的女性让连队主官阎芳州、王玉波为爱情“竞争上岗”，慕古秀和苏明远两个志愿兵代理副连长相互谦让提干指标却差点弄巧成拙……一件件难解难分的“小争斗”像一幅幅风俗画让军营的生活跃然纸上。小说同样不避讳军人作风中存在的弊端，如对经营企业的固守信奉，明明有现代设备却仍然肩扛背挑走老路；又如对知识分子现代管理的忽视。《黄金团》借助对战友间情感纠葛和初副政委两次深入调研的叙述，让人物性格的多面性、部队管理和分配改革，以及干部提拔、后备人才培养等逐一呈现；它们既是铺排小说这片大海的浪花和涟漪，又是一支部队从战争到和平、从军队到地方、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记录……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在小说纷繁芜杂的“小冲突”中，属于军人气质的一往无前、勇猛果敢以及光明磊落、肝胆相照，始终亮如灯盏，为故事的冲突设出解决的界限，让人物的境界和与小说的格调灿烂如阳。

军旅生涯是樊希安先生的青春过往，他职业生涯的焦点其实是文化出版，一个人所共知的“看稿人”。近年来他从看稿到写稿、从编辑到作家，“扑身水里游一遭”，恐怕非有坚定的意志、强烈的愿望不能为。而《黄金团》则给出另一个答案：青春记忆和深厚情感让他当行，唱响永不褪色的军人长歌，方显他这名老兵的本色吧！

行走在诗与历史之间

周百义

小说，如果陷入工程建设的详细描述，很容易写得枯燥。希安深谙小说的接受美学，知道在情节结构的安排时，何处要详，何处要略；知道如何留下伏笔，如何曲径通幽，让读者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审美惊喜。在《十一中队》里，舞蹈演员出身的杨玉琼吸引了不少爱慕的目光，但在胡晓明、申力明、阎芳州、牛幸娃等或明或暗的追求中，农村出身的牛幸娃因跳入大北河救了杨玉琼，赢得芳心。在《黄金团》这部小说中，写部队来到了渤海之滨后，阎芳州大学毕业又主动要求再回部队，曾经写信告状的申力明在牛幸娃的力荐下也来到这里当连长。随后，在矿井事故的官兵再一次转移到渤海之滨。作者精心安排，一方面进一步突出基建工程兵部队根据祖国需要转战南北的奉献与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作者有意将人物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借用中国画中的“皴染法”，反复着墨，让人物形象更加典型丰满。

中国的传统小说，从讲史开始，重视情节的叙述，但对人物的内心活动往往一笔带过。希安的小说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美学范的同时，也吸收了现代派小说对人物“内宇宙”开掘的表现手法。在《黄金团》中，作者对于主人公之一的杨玉琼的内心世界，倾注了较多的笔墨。如第4章写杨玉琼收到女战友苗丽萍的信后，“泪水像洪水一样宣泄出来”，她回忆与苗丽萍等人在镜铁山朝夕相处的友谊，自己跳进大北河溺水昏迷后众姐妹的守护，让她下定决心去三山岛。当她在三山岛重逢当年追求她的几位男性时，却夜不能眠，“一些熟悉的人的面孔也都一一在眼前展现”。她对阎芳州等异性一个个“下评语”。但她最后觉得，自己已为人妻，虽然与阎芳州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但“命里如此，夫复何言”。当牛幸娃牺牲后，阎芳州毅

《黄金团》是樊希安第5部描写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了《乌蒙战歌》《兵山劲歌》《鹏城飞歌》《十一中队》4部长篇小说。这5部长篇小说都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的的生活为素材，以他熟悉的战友为原型，通过艺术的加工，表现部队战士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报效祖国和时代，敢于拼搏，勇于牺牲，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生命的赞歌。

希安与我同道，在出版社工作期间，都曾为作者服务了多年；彼此也是老乡，虽然希安所在的温县属于豫北，而我的家乡商城在豫南，但同属中原河南。希安的5部小说出版后，我是第一时间拜读。我为他如此勤奋写作而钦佩，也为这位老乡加同道成果丰硕而自豪。

希安先生作为一位知名的出版家，如此钟情部队生活，与他本人早年的经历有关。他不到20岁就从河南农村去到刚组建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在艰苦的矿山建设中成长，因而与这支独特的部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5部小说分为两个系列：《乌蒙战歌》《兵山劲歌》《鹏城飞歌》以“我”曾充戈的视角，反映一批男女战士献身国家基本建设，从贵州煤矿转战老铁山，从东北矿山奔赴特区建设的奋斗历程；而《十一中队》《黄金团》则以全知视角，写一批曾在甘肃镜铁山浴血奋战的指战员转战渤海之滨，投身国家的黄金开掘事业。虽然5部小说写的是两支支队、两队人马，但无论是题材还是立意，无论是表现手法和审美追求，5部小说一以贯之。希安的前4部小说，我阅读后曾写过一些体会。《黄金团》中故事发生的背景，虽然不再是煤矿，也不是高高的镜铁山，更不是深圳那改革开放的前沿，但希安的美学追求仍然没有变化。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行走在诗与历史之间，用饱满的激情，书写崇高，营造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的英雄群像。

金色人生的锻造与书写

王春林

樊希安的长篇小说《黄金团》旨在描写、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黄金部队，从题材的角度来说，带有突出的填补空白意味。对于创作主旨与动机，作家在“后记”中有着明确的交代：“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支世界上独有的黄金部队鲜为人知，且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我曾向许多人询问，他们都说不知道这支部队，不知这支部队曾经存在过，更不知他们为国家做出过如此重大的贡献。我对此是感到遗憾的，也正是出于这种遗憾，我决定以黄金部队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用艺术手法记载这支部队的前世今生、成长过程和指战员历尽千辛万苦勘查找金建矿的英勇事迹，反映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个人承受的种种牺牲，发扬传承他们的精神和血脉，为他们立一座文学的丰碑。”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个预定的目标？樊希安所采用的是一种真实基础上进行必要虚构的方法，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在黄金部队生活过，但作为基建工程兵部队（黄金部队即隶属于基建工程兵部队）曾经的一员，却有参加过煤矿建设的直接经验。二者虽不相同，却也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战胜克服自然界困难方面，差堪比拟。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再加上为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作家不仅曾经深入到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三山岛实地考察，而且也查阅了多种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所有的这些，都为小说对一种金色人生相对成功的锻造与书写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根据个人的阅读体验，我以为《黄金团》的思想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详略得当的紧密结合。所谓宏大叙事，指的就是小说中那些关于黄金的勘探与挖掘过程中劳动生产流程的展示与描写的部分。所谓日常叙事，就是指樊希安在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也还把更多的笔墨花费到了以牛幸娃为突出代表的一众黄金人日常生活的展示与描写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之所以特别缺少思想艺术品质优秀的工业题材小说作品，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作家们在小说文本中过分地或者只说一味地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而从根本上忽略了更能够见出人情冷暖的日常叙事。从这一点上来说，樊希安能够在写作过程中秉承一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基本原则，相对完满地做到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详略得当的紧密结合，就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肯定。

其二，核心情节冲突一种别出心裁的奇妙设定。作为一部体量多达45万字的长篇小说，核心情节冲突的设定是否合理，对小说的成功与否当然至关重要。樊希安所列出心裁设定的核心情节冲突，是这场海底建矿掘金攻坚战真正打响之前黄金部队本身的去留问题。整部《黄金团》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围绕黄金部队的去留问题展开叙事，所以，我们便不难断定作品最核心的情节冲突，其实就是面对着部队即将被撤销的决定，以苏继轩为政委，梁占刚为团长的11团党委一班人，到底该如何决策应对的焦点问题。

其三，是阎芳州这一人物形象的特别设定。阎芳州是《黄金团》中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人物，体现在大学毕业后的坚持重返黄金部队工作这一点上。正如同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身为出生于武汉大学这样一所名校的77级学生，也即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阎芳州原本有着可以“分到国家机关和留在大城市”的各种选择，但他最后却毅然地决定要重新返回自己上大学之前的这支隶属于基建工程兵序列的黄金部队。导致他做出如此一种人生抉择的原因，除了内心对杨玉琼的一份留恋之情，更主要的是想在充分体验感受部队生活的基础上，完成一部反映基建工程兵生活的文学作品：“首长过奖了，我选择回部队，只是出于个人爱好，我想写一部反映基建工程兵指战员生活的长篇小说。”正因为如此，小说最后的结尾一句就是：“由阎芳州执笔创作的叙写黄金部队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发行，它讲述的就是其中一支部队留下的动人故事。”尽管我们无意于简单地指认小说中的阎芳州这个人物形象，就是樊希安，也即作者本人，但毫无疑问的一点却是，我们这里所谈论分析的长篇小说《黄金团》，正是阎芳州那部拟议中的小说《金色》。二者之间的一种互文指涉的艺术效果，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否认。

其四，考察衡量一部长篇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樊希安《黄金团》的思想艺术成就之一，就是比较成功地塑造了牛幸娃、杨玉琼、阎芳州、苏继轩、梁占刚、王永学、范玉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但其中刻画最为深入的，应该还是最后为祖国的黄金事业勇敢献身的团参谋长牛幸娃。出生于四川泸州的牛幸娃，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一方面由于他这种特殊的身世，另一方面也因为部队和军营对他的确有培养和哺育之恩，所以，牛幸娃就对部队有一种如同家一般的真切眷恋之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如此一种特殊感情发生作用的缘故，部队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尤其是去与留这样的大问题，才会特别牵动他的敏感神经。关键还在于，牛幸娃不仅全身心投入到金矿的建设之中，而且还总是能够身先士卒。不总是在会出现在第一线的施工现场，而且每每遇到险情的时候，还总是奋不顾身地想方设法去排除险情，到最后，终于光荣地牺牲在了又一次排除险情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工作之外，能够见出其个性的，还有与妻子杨玉琼之间情感的处置。林林总总的细节有机地综合在一起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牛幸娃这样一位血肉丰满的现代军人形象相对成功的塑造。

但请注意，虽然说《黄金团》思想艺术层面上有以上这些可圈可点处，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它的完美无缺。也因此，在充分肯定《黄金团》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绩的同时，我们却也有必要指出文本的若干不足之处。其一，明显缺少情节性的讲话内容的显示过多且重复；其二，本书缺失了对一些负面人性因素的必要表现，在对人性复杂层面的关注与显示方面，恐怕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内容简介：

《黄金团》记叙了中国黄金部队一个团在山东莱州湾建设三山岛金矿的战斗历程中，意志坚定，不畏艰难险阻，为国争光、牺牲奉献的故事。凸显了黄金部队金子般的精神品质，塑造了黄金部队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展开了芳华年代的壮丽画卷。

作者简介：

樊希安，作家、诗人、出版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国务院参事。长期从事出版工作，著有纪实文学作品集、散文集、诗集、长篇小说和出版专著二十余部。

为黄金部队的英雄们著书立传

杜莹杰

作家樊希安曾扎根于基建工程兵部队，他把最火热的青春奉献在建设祖国的大道上。部队是个大熔炉，军营是所大学校，他对中国黄金部队有着独特的感情。为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他以中国黄金部队为原型，创作了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黄金团》。作品以真实历史与艺术虚构相融合的手法，记录了黄金部队11团官兵在山东莱州湾建设三山岛金矿的辉煌战斗历程。作者以浓郁的军旅情结为黄金团树立了一座文学纪念碑，后人将永远铭记战士们艰苦奋斗、忠诚奉献的崇高品格。

以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为主线，塑造英雄群像，激发读者崇高美感。《黄金团》取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黄金指挥部的真实人物和事迹。该部队是应国家黄金战略储备需要，于1979年3月建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担负黄金地质勘查和生产的英雄部队。作品把英雄的理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融入对生活的思索中，寻找到了激发当代读者审美情感的契合点，以激情、灵感和理性，浇灌出英雄璀璨生命的花朵。在社会转型期，我们更加需要英雄的理想、英雄的意志、英雄的精神、英雄的指引。

对崇高感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美学追求，是由军旅小说承载的历史使命和它本身固有的美学特征所决定的。《黄金团》以高超的文学艺术语言，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为叙事视角，用现代意识观照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忠诚奉献的精神文化血脉，塑造军人英雄群象，激发观众的崇高美感，在审美现代性和国家意志的传达上找到了契合点，体现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于英雄群像的鲜活和艺术的独创性，而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深度和文化内涵。

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互溶，演绎多重人道人性人情。《黄金团》通过真实的故事，用高超的文学语言讲述了历史发展中的国家黄金储备的建设进程，蕴含在记忆中的历史真实便成为作家据此进行创作的核心。作家在处理环境的真实、事件的真实、人物的真实、细节的真实、本质的真实等诸多真实性范畴时应该毫无例外地恪守“历史的可能性”原则。余秋雨曾对艺术虚构提出过自己的独到见解：“假人真事”，即虚构一个人物来承担历史真有过的事件，必须要让这个“假人”的性格与这件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黄金团》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是艺术加工创造的，作者从主要人物与真实事件之间的深刻关系入手，圆满处理好了历史真实与人物虚构两者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文艺理论界以“圆形”人物为上，人物性格越丰富，作品的艺术水平越高。遵循艺术规律塑造说之欲出的“圆形”人物形象，演绎复杂而丰满的人性、人道、人情，是《黄金团》在同类题材小说中领先的审美增长点。艺术人性、人道、人情的核心是现实人性、人道、人情的高尚道义。比如为了让刘锁柱与夏玉珠结束两地分居，金昌浩向上级提出将他调回北京的建议，刘锁柱宁愿当副连长，也不愿离开并肩奋战、情同手足的战友；夏玉珠为了和刘锁柱在一起，追至镜铁山矿，后因演唱事业去了北京，但对这段感情矢志不渝，刘锁柱和刘玉洁之间差距太大，不想耽误她的前程，一心想让她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真实感人的战友情、同志情、夫妻情等多种复合性情感融会交织在一起，既体现了军人们克己奉公的大将风度，又充分表现了英雄人物身上流露出的普通情感的人性美、人情美、人道美，更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作为资深出版人，在世俗化创作席卷文坛之时，樊希安先生以深沉的爱国情愫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坚守着自身独特的创作追求，并以清新脱俗、昂扬向上的文艺品格获得了业界的认可和广大读者的尊重。